



谭延桐简介

谭延桐，哲学家、书画家、音乐家、教育家、编辑家，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，现为香港文艺杂志社总编辑、香港书画院院长、《人文科学》编委会主任、《中国诗人·国际版》总监、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、中国散文诗创作研究中心顾问、中国现代诗高峰创作笔会名誉主席。著作二十部，部分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意、俄、荷、韩、波兰、亚美尼亚等多种文字。曾荣获“新时代中国诗坛十杰”“十佳华语诗人”“超吟游诗人”“全国十大为学精神人物”等称号。

作为香江画派的领军人物，谭延桐曾多次参展，并举办个人书画展；三百余幅书画作品见诸报刊，一千余幅书画作品被中外各界人士收藏。

让符号醒来

谭延桐

画画，谋略在先，方略在后；构图在先，用墨在后。但，用墨的涵义，应该是大于构图的涵义才是，因为一幅画的意味主要是来自于如何用墨。然而，如何用墨，一是取决于胆识，二是取决于经验，三是取决于工具，四是取决于材料，五是取决于环境。自始至终，思维，都应该是唯一的调配师。这艺术的调配师，和笔墨一样，分分秒秒，都不应该说缺席就缺席。要想创造，再创造；完善，再完善……因此而创造、完善出非凡的意味和意境来，是须甩开所有的拐杖的，否则，又如何纵横捭阖，仪态万方？

画匠多，画师少，概因涵养有别，功夫不同，境界迥异。这三重素养，实非一日之功。三重素养都具备了，才会想有趣就有趣，想有别趣就有别趣。妙趣横生，别开生面，便是由此而来。

如是，所有的画，都应该是以符号为媒介，即围绕着符号学的内涵进行悠然的旋转才是，如此，才会旋乾扭坤。芸芸万物，芸芸众生，在画家的笔下，皆为符号。让符号醒来，是画家唯一的天命。这天命，既不可违拗，也不可篡改。

用笔，唰唰唰唰，符号便被惊醒了。醒了之后，才会进而捧出艺术的珍馐。

偶尔会出现这偏差或那偏差，这，应该是状态的问题。往往，状态也是会影响书画艺术的质量的。即使是休息得很好，状态不佳的情况也是有的，因为还有心情、情绪等一些因素，在千纠缠万纠缠。有的书画家之所以喝了酒就会有状态，其实呢，这只是个习惯问题，无关造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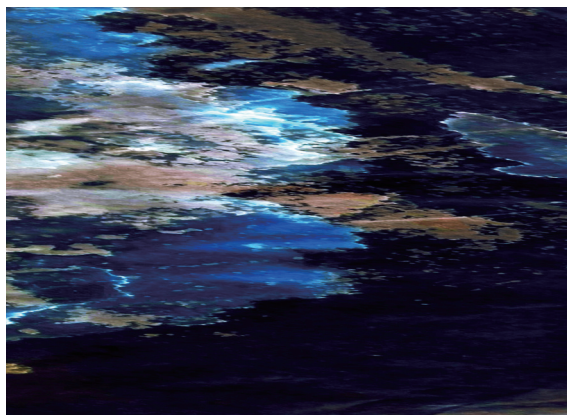
书画，不仅仅是书画，因为里面必须有人气、人味和人性等等的灌注。如何灌注，唯一的，便是遵从艺术的灌注法，且是以整个的身心为灌注。

不要指望多数人都拥有眼光，千万不要。否则，你只会失望一万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一百年的时间，99%的眼睛，都是来不及长出眼光来的，你要相信才是。硬是不相信，你就是幼稚可笑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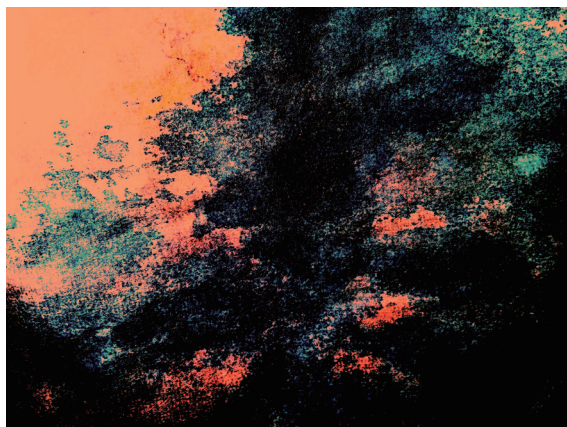
唤醒符号，或让符号醒来，静静地听它说，边听边悟，自会别有一番气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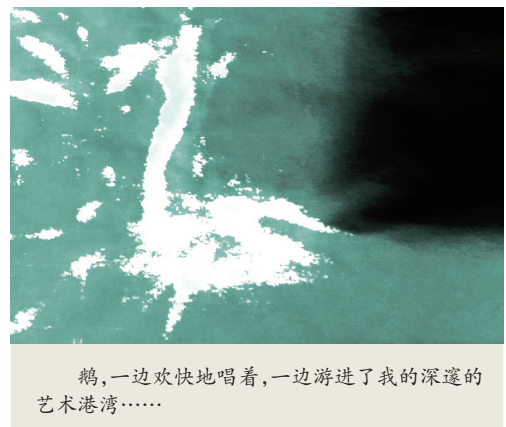
呼地坐起，呼地发现：呼，呼，呼，呼地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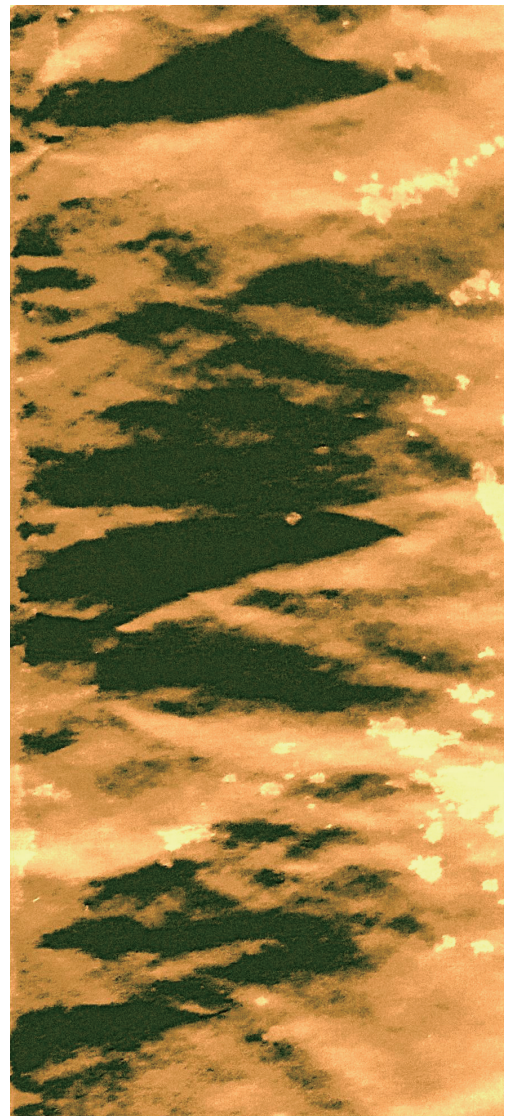
似是一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颜料



《西游记》第二十四回：“师兄，此间虽不是雷音，观此景致，必有个好人居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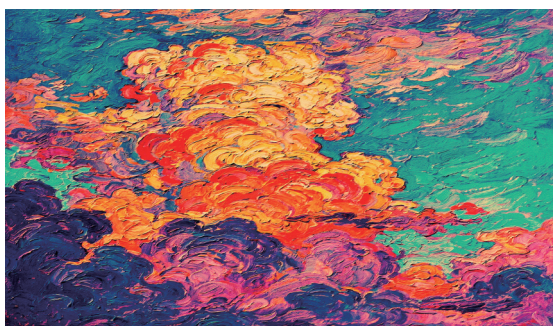
鹤，一边欢快地唱着，一边游进了我的深邃的艺术港湾……



宋代诗人倪称《水调歌头·风卷暮云尽》：“西望群山千叠，眇眇飞鸿没处，爽气与俱浮……”



树，明白：再努力，也抓不住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明月即使这样，也是可以拥有一片明净的月光月光，月光，只会让自己的奋力更真实也更清晰



看苍穹以驰思，画祥云以驱邪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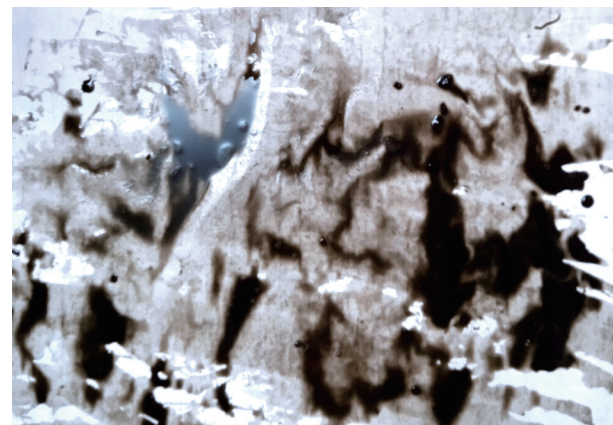
七八年前，我坐了整整一天的吉普车，从埃及的阿斯旺到了红海，在红海住了一夜之后，便又去了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城……于是，红海和地中海的气象，便醉母一样留在了我的脑海中。此刻，我只不过是取其一，而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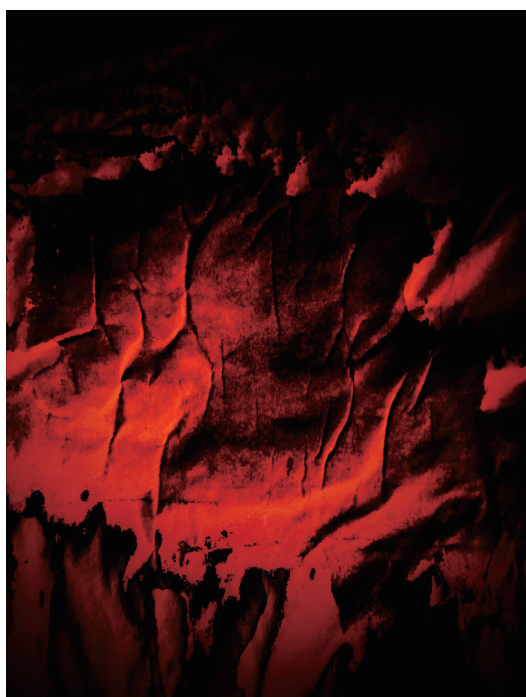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的裂痕，不可能不影响到每一个人
要么在你的身上，要么在你的心上……
反正，总会有那么一根
甚至两根，更甚至好多根，越来越深，在倔强地延伸



江水在静静地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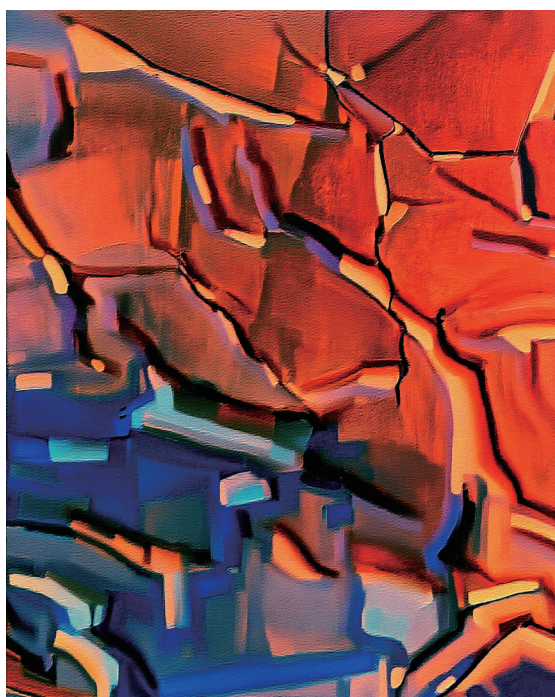
到处都是冰啊
雪天里，一只熊，小心翼翼地走下了积雪的石阶它的嘴里，似是一只喇叭，正在滴滴答答地响而不远处，有一个手持砍刀的人，正在寻找着什么看上去，确实确实，已经是标准的冬天了到处，都是冰啊，那样的一些竖冰，哦，那样的，你看——



杜甫《火》：“风吹巨焰作，河梓腾烟柱。势欲焚昆仑，光弥照洲渚。”



斑斓枝头千点韵，彩云堆里一枝斜……



冷暖参半



谁在播暖光，谁在织锦绣，一看便知……